

藝發局的角色(上)



善治若水 胡威威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於一九九五年成立,是政府指定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主要工作是策劃、推廣及支持本地藝術,包括文學、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電影及媒體藝術之發展,促進和改善藝術的參與和教育、鼓勵藝術評論,提升藝術行政之水平及加強政策研究工作,務求藉藝術發展提高社會的生活質素。

藝發局十個藝術組別的主席和成員都是來自藝術界專業人士,所以應該扮演一個智庫(Think Tank)角色,向政府獻計,如何提升香港藝術家的地位、提高香港市民的藝術水平、培養本地藝術觀眾群,加深香港社會對藝術的理解。

可是近十年,藝發局出現一個趨勢,就是以辦活動為主,偏向舉辦工作坊、展覽、比賽、頒獎禮、校園計劃、資助計劃等,但政策研究和藍圖策劃工作則較少。就以二〇二一至二二年度為例,籌辦「藝術、科技展覽系列」、「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等。有很多計劃和活動,但這些計劃能達成什麼目的呢?能否達至高質量發展?這一點值得商榷。

過去的二十年香港藝術家的社會地位並沒有明顯提升。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以引入外國藝術家為主,本地藝術家並未獲得合理的重視和對待。很多時候對本地藝術家的支持都是短期「補貼式」,缺乏一個長遠具系統性的發展藍圖。如果只是純粹的活動模式,對藝術創新形式、藝術跨界別合作似乎並不能起到鼓勵作用。

就香港的藝術生態,本地藝術家的社會地位一向偏低,

精英的學生多是以做醫生或律師為志願,很少學生的志願是成為藝術家。導致這現象是因為有人說香港當藝術家不能「搵食」,過往不少藝術團體及藝術工作者需要從藝發局獲得資助,才能維持營運「生存」下來。西九文化區的基建超支達四百七十億,但二〇二一至二二年度藝發局只有接近二億元預算,這種資源分配比例合理嗎?

香港本身不乏藝術家,政府不需要搶藝術人才,而是應該怎樣規劃?怎樣去用人才?藝發局應該做什麼工作呢?今年一月藝發局公布新一屆大會委員名單,委任四十三歲的霍啟剛擔任藝發局主席,任期三年。會否出現一些新氣象?令人拭目以待。

筆者認為,新一屆藝發局首務應研究香港藝術生態。第二,研究如何培養藝術人才,改革藝術教育。第三研究如何提升香港整體藝術水平,研究藝術家如何發揮社會和經濟各方面的作用。尤其當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極需要做研究,分析是否辦很多活動、很多論壇,參與人數多便成事呢?

香港的藝術發展目前面臨幾個問題,首先是眾所周知的空間問題,高地價政策之下,藝團缺乏排練創作的空間,政府當下較少相應的政策支援,是否可以在這一方面考慮與地產商合作?比如,現在商舖的空置商舖,轉為藝術空間。另外政府建築物亦有空置空間,政府的空置倉庫、舊校舍等,藝發局應該擔起主導角色,和藝術界人士合作。藝發局創立至今二十八年歷史,過往累積了很多藝術家和團體的數據,數據如何變成政策?如何利用香港的優勢去發展藝術?例如音樂、電影等,其實香港有很多藝術人才,如何組織起來?每年舉辦這麼多的藝術活動,如何可達至一個滲透性,是需要很多分析、調查和研究。

一座城市的文化符號



黛西札記 李夢

不久前,特區政府文體旅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明年將四月二十三日世界閱讀日定為「香港全民閱讀日」。在香港,雖說人們常常忙於工作,但願意將難得休閒時間用來讀書、用來汲取知識並自我提升者,絕非少數。如若政府與企業和民間機構等攜手,藉「全民閱讀日」良機,透過多元方式鼓勵閱讀,則不論對於出版文化業界抑或廣大愛書人而言,都是難得美事。

閱讀風氣的養成,需要優質的圖書,也要有方便讀者流連駐、閱讀及交流的空間。由於工作的緣故,我每逢出差或去外地旅行,總會到訪當地書店。有些是慕名而去,另一些則是在街上閒逛時偶見。散步在城市街巷間的連鎖書店或獨立書店,或許無法給一座城市的GDP增添怎樣的亮色,卻是潤物細無聲的文化符號,是城市氣質和特色的載體,是一代代市民的集體回憶。

在我看來,讓人念念不忘的書店,不單因為店內空間布局如何別致,不單因為宣傳海報如何吸引目光,更在於書店的選品。我曾經去過一些城市的網紅書店,將太多功夫用在書店裝修和道具布置上,確然製造了不少「打卡位」,其中展售的圖書類別卻單調乏味,

缺乏個性與風格,不免流於表象而內涵不足。反倒是有些小巧甚至頗有些擠擁的獨立書店,店面裝潢布局無甚特別,獨獨因為書店老闆及店員選品眼光獨到,愛書懂書,因此而吸引不少回頭客,贏得口碑。

現如今的城市裏,書店愈開愈多,真正能吸引讀者再三到訪的,除了前文提及的優質圖書和豐富的品類,亦需關注書店形態和運營是否做到了順勢而為。當下新零售時代,讀者到店並非僅僅為了看書或買書(這兩種行為完全可以在線上完成),更在於書店能夠為不同群體的讀者量身訂製不同類型的產品與服務,即是所謂「專屬體驗感」:父母與孩子在書店內的親子伴讀空間一同閱覽繪本,共度歡愉的周末午後;文藝青年定期在書店咖啡空間舉辦讀書會並開放線上直播,分享小說或哲學讀本的閱讀心得;銀髮族與知名作者談論食療養生秘訣;中學生或年輕白領三兩成羣,在文創空間搜尋心儀文具……今時今日的書店形態必然是複合且多元的,更為關注垂直受眾的需求和喜好,且更為落力營造「氛圍」,讓書與人、人與人在愉悅舒適的狀態下,相遇並相伴。

如果這座城市的每一間書店、每一處有書的空間都能聚攏一班讀書愛書的人們,彼此交流,互相慰藉,聚光成海,那我們設立香港全民閱讀日,便能夠得償所願。



年華·花樣



市井萬象

「年華·花樣——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文物紋飾專題展」現正於南越王博物院(王宮展區)舉行。該展覽是南越國宮署遺址考古資料整理成果系列展覽之一,首次集中展示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器物代表性紋飾及其演變的歷史脈絡,展出文物二百多件(套)。

圖為展出的龍首脊獸。
中新社

石頭記



英倫漫話 江恆

英王查理三世將於五月六日加冕,外界聚焦於王室內訌以及很多大牌藝人不願捧場等花邊新聞,較少關注儀式上必備的道具,比如加冕椅和加冕石,其背後的故事同樣精彩。按照王室的傳統,查理三世的加冕將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這座擁有優雅的哥德式外觀和宏偉拱形天花板的建築,是由「懺悔者」愛德華所擴建,自一〇六六年以來一直是皇家加冕典禮的舉辦地。在教堂的西側,就存放着用來加冕時使用的金色加冕椅,因座椅由十三世紀的國王愛德華一世下令製造,即荷里活影片《驚世未了緣》(Braveheart)中那位陰險冷酷的英格蘭王,所以又叫「愛德華寶座」。實際上,從一三〇八年以後,除了愛德華五世和愛德華八世兩人外,英國歷代君主都曾坐在上面加冕,堪稱英格蘭仍在使用的最古老傢俱。

既然稱為寶座,自然氣勢不凡,這把全木製的椅子高大堅固,四條椅腿分別雕有四隻雄獅,象徵着至高無上的王權。據說,最初椅子上繪有國王、樹葉和鳥類等的圖案,並有鍍金和鑲嵌寶石,但隨着時間的流逝,椅子可謂命運多舛,能完整保存至今實屬不易。在十八世紀時,椅子曾對外開放,不少遊客在上面留下諸如「到此一遊」的字樣,甚至有調皮的威斯敏斯特學生刻上了幾個縮寫英文字母,至今仍依稀可辨。進入二十世紀,椅子多次經歷戰火,包括在一次炸彈襲擊中,被炸掉了一個角,後來找人進行了修復。二戰倫敦大轟炸期間,為了躲避德軍空襲,椅子一度被秘密轉移。在一九一四年,有婦女參政者為抗議當局,曾在椅子下引爆了一枚炸彈。

但這把椅子只是加冕故事的一部分,座位下方的空位才是重點,那正是用來放置加冕石(Stone of Scone),又稱命運之石或司康石(與著名英式下午茶「司康餅」並無關聯),這是愛德華一世於一二九六年從蘇格蘭帶回來的一塊來源神秘

的聖石。表面上看,它是一塊並不起眼的長方形岩石,粉紅色砂岩質地,大小相當於一個小手提箱,重約一百二十五公斤,上面一個粗刻的十字架是唯一的裝飾。在石頭兩端鑲有鐵環,但沒有人確定它們是什麼時候裝上去的,以及目的究竟是為了更容易移動,還是便於套上鐵鏈把它固定到位。而這只是圍繞着這塊石頭的眾多謎團之一。

最大的疑問無疑是石頭的身世,據史書記載,這塊石頭的名字取自位於蘇格蘭高地佩恩郡的司康宮,即歷史上蘇格蘭國王加冕的地方。也就是說,石頭是蘇格蘭王登基用的,也是蘇格蘭主權的古老象徵。傳說石頭與聖經有關,當雅各布在伯特利夢見通往天堂的梯子時,使用它作為枕頭。而雅各布的一個兒子又把它帶到了埃及,之後又轉轉到了西班牙,最後將其放置在愛爾蘭的聖山上。再後來,國王弗格斯統治了橫跨愛爾蘭海及西蘇格蘭部分地區,他又把石頭帶到了蘇格蘭。相傳這塊石頭具有靈性,如遇到有皇室血統的



▲英國的加冕椅和加冕石。 資料圖片

人,它就會大聲說話,但若是假冒者,它就會保持沉默,因此當蘇格蘭第一位國王肯尼思一世即位,並將首都從蘇格蘭西部遷至司康之後,這塊聖石幾個世紀以來便一直用於蘇格蘭君主的加冕典禮。

至於石頭又是如何被帶回英格蘭,愛德華一世本人稱其為戰利品,但蘇格蘭人卻視其為遭受不義掠奪。尤其在英格蘭人眼中,因當時蘇格蘭尚不是聯合王國的一部分,愛德華一世公然搶走這塊聖石,等於象徵性地擁有了對蘇格蘭的統治權。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石頭成了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一個最大的心結,而一些蘇格蘭團體藉機發起「把聖石取回家」的運動。一九五〇年平安夜,有四名來自蘇格蘭的學生闖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將加冕石偷帶出並運回蘇格蘭,可是在路上不小心把石頭摔成兩半,據分析可能是當年婦女參政者爆炸造成的損壞。後來蘇格蘭人找到專家將石頭合二為一,修復完成後安放在象徵蘇格蘭獨立的建築上。儘管最終政府介入,由倫敦警方將石頭帶回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這次事件牽動蘇格蘭獨立的敏感神經,直至多年之後仍餘波蕩漾。

為了平息蘇格蘭人的怒火,英國政府在一九九六年決定將加冕石歸還蘇格蘭,並舉行了隆重的交接儀式,但依舊有一項附加條件:英國君主加冕時,這塊石頭仍要運回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放在加冕椅下。這也意味着,當今年五月六日查理三世加冕時,該石頭將千里迢迢從愛丁堡城堡(它與蘇格蘭皇冠珠寶一起存放在那裏)被運回倫敦,只不過許多蘇格蘭人還是不太甘心情願。

以主張蘇格蘭獨立著稱的前蘇格蘭民族黨領袖薩蒙德表示,這本來就是英格蘭人在七百年前從蘇格蘭搶走的聖石,英王沒有理由繼續使用。另一位代表人物雷根則認為,如果非要使用聖石也不是不行,但應該把加冕儀式拆成兩部分:一半在倫敦辦,一半在蘇格蘭辦,畢竟加冕石是屬於蘇格蘭的。雖然他們不能左右大局,卻足見英國政府與蘇格蘭的關係,如同專家口中的那把年久失修的加冕椅,狀況「極其脆弱」。

《真希望我父母讀過這本書》



燈下集 楊田田

《真希望我父母讀過這本書》(The Book You Wish Your Parents Had Read)是一本專注於剖析兒童心理並探討如何培養親子關係的書。作者菲利帕·佩里(Philippa Perry)認為,育兒是一種關係,包括父母與孩子的關係,父母與自身過去的關係,與周圍世界的關係。孩子是需要被理解和支援的個體。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入,不僅會使他們以後成為更優秀的人,也能讓父母變得更好。這本書有大量的案例,瑣碎卻真實。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的確是結合自己當孩子的經驗來感悟的,也找到一些共鳴。

首先,每個人的育兒經多少受到自己成長的影響,即所謂「原生家庭」的烙印。因此,需要為人父母者站在更高視角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以及上一輩在我們身上留下的影響,揚長避短,避免我們的孩子受我們吃過的苦。比如,我小時候很容易焦慮,甚至會因此失眠。直到長大,才逐漸意識到焦

慮並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把情緒控制在「situation awareness」的程度,先休息好,再找出解決辦法才是正道。因此我也決定,以後不把焦慮感傳導給孩子。

其次,作者提到,由於孩子的表達能力比不上成人,所以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同理心,並協助孩子用言語來表達自己,並回應孩子的感受。對此我是十分認同的。當孩子學會用語言表達自己並得到回應時,他們就不太需要用極端行為來傳達感受,就不容易失控。孩子(其實成人也是)有多種情緒,作者提到接納每種情緒的重要性,且指出「人不是必須要快樂」,直面情感可能比從感受中轉移注意力更重要。

在共同生活中,分歧在所難免。因此作者強調營造安全和諧的家庭環境,讓意見分歧得到有效化解的重要性。試着從孩子的角度和父母角度看問題。不要着急「拯救」孩子,而是通過和孩子的頭腦風暴,引導孩子找出解決辦法。作為父母,犯錯了也要勇於承認,作出必要的改變並修復裂痕。

最後,本書的落腳點是培養心理健康的孩子。大原則是多觀察、多交流、少看手

機。真是樸素的道理。總的來說,孩子需要撫慰,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關注和時間。從漫漫歲月回望,這些投入的關注和時間都是值得的,父母也在此過程中得到更多自省的機會,和孩子共同成長。



▲《真希望我父母讀過這本書》。